甘露：为祖国值守另一个『战场』

从军校教师到世界海关组织『把槌人』——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最美退役军人

在广州海关，提起甘露，同事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转业18年来，甘露实现了从军人到海关关员、从外行到关税专家的华丽转身。从2008年起，她先后30次代表中国海关参加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国际会议。2018年，她成为第一位担任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主席的中国人。

在甘露看来，如果说军队守护着国家的领土安全，那么海关则守护着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依然会以军人的姿态为祖国的经济利益站岗值守。”

3个月翻烂1244页的税则

1991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甘露被分配到原广州军区军医学校担任教师。在9年的执教生涯里，她以三尺讲坛为阵地，为部队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军事医务工作者。

2000年，甘露转业到广州海关。从此，这里成为她延续军人情结的新“战场”。在培训结束选择岗位时，一位老同志提醒她，海关归类工作专业性强，又是基础工作，难度大且不容易出彩，况且她已经31岁了，从零开始学习新的专业不易，最好不要选择这个岗位。

老同志善意的提醒没有吓倒甘露，“军人的字典里没有‘退缩’和‘放弃’两个词。”主动选择了归类工作的甘露，第一天上班面对的就是1244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和2000多页的注释。为了啃下这些“硬骨头”，甘露白天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并前往各类进出口企业，在生产线上向工人们学习，将复杂的产品拆下来反复研究具体构造，晚上就趴在桌前背税则、记笔记直到深夜。不到3个月，她就把1244页的税则给翻烂了。

几年的学习积累让甘露的业务水平飞速提高，她逐渐成长为海关商品归类领域响当当的行家里手，并被组织委以重任参与到一些海关总署的重大课题和工作中，牵头中国海关协调制度归类技术委员会国际组的相关工作。

为中国企业出海发展护航

无人机究竟是“会飞的摄像机”还是“会摄像的飞行器”？类似这样看似不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各国海关争议的焦点，也是甘露所从事的海关归类工作的重要内容。

对于全世界成千上万种贸易产品而言，不同的产品在进出口时需缴纳的海关关税税率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杯子，玻璃、塑料、陶瓷和不锈钢等不同材质，税率相差巨大。此外，不同产品在进出口时还会面临不同的贸易管制政策。因此，各国都希望能够将贸易产品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归类，有时候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世界海关组织这一重要的国际平台，成为甘露报效祖国的新“战场”。

从2008年起，甘露先后30次代表中国海关，到布鲁塞尔参加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会议。各国派员参会，就是希望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并把国家利益、民族企业权益写进国际贸易规则。

去年3月，有国家提出要将我国生产的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归为“飞行器”，一旦通过，该型产品将面临严格的贸易管制和出口壁垒，从而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行业协会找到海关寻求帮助，我们翻阅大量资料，以求能找出应对方案。”甘露说，在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第61次会议上，1票之差使得该类型产品仍被归类为“飞行器”。会议结束后，中方立刻提出重审议题，并与生产该类型产品的公司深入论证，研究反制措施，重新提交了中国海关的意见。第62次会议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关代表激烈“交锋”，“讨论持续了2个多小时，激烈程度在整个协调制度委员会议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最终中方以8票优势获胜。”甘露也长舒了一口气。

在世界海关组织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从2008年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海关组织会议以来，甘露在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里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2014年，甘露当选为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工作组主席；2016年，当选为审议分委会主席；2018年，当选为大会主席，成为第一个当选这一职务的中国人。

当选主席后，甘露坚持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在贸易合规的前提下更好地出海发展、保护自身权益。“2008年我们只提出2个修订提案，2013年提出5个，2017年已经增加到9个……”甘露回忆，最初中国代表参会只能就发达国家提出的商品归类提案发表意见，如今会越来越多地向大会提交中国议题，发出“中国声音”。

在一次次事关国家利益的交锋中，在一次次推动全球贸易便利化的进程中，甘露见证了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海关越来越多地提出中国议题，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不断加强，“在海关这一对外经贸往来的窗口，我看到了国家经济繁荣昌盛，看到了民族企业发展壮大，看到了‘中国智慧’影响力持续增强，看到了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中国贡献出的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甘露牵头成立了“甘露工作室”，带领团队服务更多进出口企业，在全国海关推动建立了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的专家团队。在她的培养和带动下，很多年轻同志投身到海关归类事业中，并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

10年来，很多节假日甘露都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度过，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和与家人的团圆。但在她看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愿做一滴甘露，汇入祖国建设发展的广袤海洋。”

（题图合成：张 锐）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关庙乡有个胭脂村，山清水秀，村如其名，“幽幽大峡谷，一里八个弯。石头会说话，胭脂红满天。”只是，由于地处大别山腹地，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基础设施落后，胭脂村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村民也过着清苦的日子。

然而，近3年，地处鄂豫皖交界的胭脂村火了，不仅在市里、省里出了名，在鄂豫皖三省都有了相当的名气。让胭脂村火起来的，是在村里开办了一座胭脂山庄、人称“庄主”老余的退役军人余野萍——

“庄主”原来是个兵

■卢 军

人物·老兵出镜

一座小桥温暖一个村

45岁的余野萍，上世纪90年代曾在原兰州军区空军格尔木场站服役4年。退伍后回到老家胭脂村，曾在部队获过嘉奖、当选过优秀士兵的他，被推选为村团支部书记。

余野萍回村后，一直有件揪心的事。胭脂村外有一条小河，是村里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多年来，每到雨天涨水时，过河就是家长和学生最头疼的事。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余野萍，也曾饱受过河之苦。

虽然村团支部书记不是个“官”，但在余野萍眼中，这既是组织的信任，也意味着一份责任。在发挥部队所学、丰富村里团员文化生活的同时，他一直琢磨着如何尽早去掉家长和孩子们的这块心病。思来想去，他决定发动全村团员自己动手建一座小桥。可修桥的钱从哪来呢？“我来发动大家捐款捐物！”余野萍说干就干。他立即召开村团支部会议，动员全村团员有力出力、有工出工、有钱出钱。他第一个捐出了80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37名团员共捐资1120元。用这些钱买来水泥钢筋后，他们就自己动手干了起来，上山采石，下河挖沙，肩挑手抬……几个月后，一座长25米、宽2米的小桥挺立在河上。那天，一向寂静的胭脂村沸腾了，村民们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欢庆小桥的落成。乡亲们说，小桥虽小，但方便了他们出行，是座真真正正的“民心桥”。

一传十，十传百。余野萍组织全村团员捐建小桥的事迹受到金寨县团委的表彰，他所在的团支部当年还被授予“全省优秀村级团支部”。

一个山庄带动一个乡镇

小桥建好没多久，上有老下有小的余野萍迫于生活压力，辞去村团支书的职务，开始了外出打工的创业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余野萍在合肥结识了一群喜爱户外运动的人，之后经常和他们到各地参加户外运动。每每看到户外运动场地的秀丽风光，余野萍总认为，胭脂村的风景比起这些地方，一点都不差。

2015年4月，余野萍带着几个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回到胭脂村。这些朋友游遍胭脂村的山山水水后，纷纷感叹：“老余，村里的景色这么美，你是捧着‘金饭碗’到处要饭吃啊。”

一语点醒梦中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能把全国各地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吸引来，发展乡村旅游，村里贫困的帽子就能摘掉了。”下定决心后，余野萍告别了漂泊不定的打工生活，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胭脂村。

他用打工积蓄把自家的老宅打造成一处古朴的原生态民宿山庄。2015年10月1日，关庙乡第一个农家乐——胭脂山庄开张。刚开业那段时间，为了提高山庄接待户外旅游的知名度，余野萍白天背着干粮、拿着砍刀，到山上找线路、拍照片，晚上回来做线路规划和景点介绍，发给战友、同学和朋友帮忙宣传推广。

胭脂山庄虽说没有高档的设施和星级的服务，但来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既能吃到“妈妈的味道”，又能找回儿时的记忆，来过的人都流连忘返，再加上余野萍多年积攒的人脉，胭脂山庄很快就红火起来，大家也都把余野萍叫做“庄主”老余。

开业第一年，胭脂山庄就接待游客近2万人。2016年，胭脂村的户外旅游线路还被安徽户外运动协会评为皖西十大户外线路之一。老余在村两委的支持下，还成立了胭脂村旅游推广理事会，通过捐资入股的方式，鼓励引导全村村民踊跃加入，共同致富。

胭脂村的户外旅游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政府的关注，县里先后拨款为胭脂村花娘寨景区修建了一条近10公里的旅游登山步道，建起了游客接待中心、户外露营基地以及木屋民宿。在胭脂村的带动下，关庙乡的旅游事业开始兴旺，2017年被列为金寨县重点旅游乡镇。

政府的扶持给了老余更大的干劲。他还利用胭脂村“中国灵芝第一村”的资源优势，将灵芝做成盆景，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让乡亲们又多了一份收入。

一台“春晚”唤醒乡村文化

让胭脂村更火的，还有老余连续两年主办的“胭脂春晚”。

“乡村要振兴，文化须先行。”老余认为，乡村旅游让胭脂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后，接下来该考虑如何提高乡亲们的精神生活品质。2017年春节前，他提出办一场村民自编自导、自娱自乐的联欢晚会，得到村民和村两委的大力支持。老余既当导演又当演员，一台“胭脂春晚”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了。

除夕那晚，在熊熊的篝火和多彩灯光的映照下，首届“胭脂春晚”在胭脂山庄拉开帷幕。小品、广场舞、歌曲、乐器表演……“土”的“洋”的，轮番上阵；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各显身手。胭脂山庄里一片欢声笑语，村民们看得喜笑颜开。大家都说，虽然舞台搭得简单了点，但台上演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事，看着亲切，看着热闹。

晚会取得了成功，经县电视台报道后，在全县上下引起很大反响。老余也被委派继续担任2018年“胭脂春晚”的导演。

2018年春节前3个月，老余就放下山庄的所有事务，全身心投入第二届“胭脂春晚”的筹备、策划和宣传中，不仅请到几位著名演员录制了祝贺视频，还把郑州电视台主持人请来主持晚会。除了文艺节目，“胭脂春晚”上还为村里评选出来的好婆婆、好儿媳、好子女等颁了奖，倡导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弘扬传统美德。不少邻村村民特意赶来观看，3家当地的自媒体也进行了现场直播，《安徽新闻联播》还用近2分钟的时长播发了“胭脂春晚”的新闻。

“胭脂春晚”这把文化之火，点燃了金寨县乡村文化振兴的希望。眼下，金寨县各乡镇的文艺节目都在如火如荼地排演，一台台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汇演，既丰富了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成为新时代新农村的文化载体。

2018年8月，老余被金寨县民政局和人武部共同授予“退役老兵创业标兵”荣誉称号。

这就是“庄主”老余，一个心系大山的汉子，一名心系百姓的老兵。

致敬·心中英雄

羊倌与『司令鞋』

■刘绍堂

在原济南军区炮兵领导机关驻扎过多年的济南远郊仲宫镇，一直传颂着一个羊倌与“司令鞋”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仲宫镇附近的于家洼，山是荒山，地是河滩。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当地百姓依旧吃的是糠加菜和地瓜干。至于穿，国家那时发布票，每人每年只有三尺三的布，老百姓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时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新四军老战士颜伏同志对此深感不安。他常说：“部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解放这么多年了，乡亲们的日子还这样艰难，我们心中有愧。军民情谊深，人民子弟兵有责任帮助人民！”他不仅要求部队尽量节省出部分粮食，拿出一些衣物，支援贫苦的农民兄弟，还要求家人多吃点稀的，用“瓜菜代（‘瓜’指所有的瓜，‘菜’还包括野菜，‘代’指代食品）”省出一点粮食来，翻箱倒柜尽量找出几件衣服来。工作之余，他常带些干粮和衣物，去看望生活困难的乡亲们。

1965年“七一”那天，颜伏将军看到在山上放羊的马永贵大爷，见他穿的鞋子已挂不住脚，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用绳子捆着。将军见状很难过，脑海里闪现出莱芜战役前的一幕：一个小伙子推着一辆独轮车为我军送煎饼，艰难地走在乱石满山岗的崎岖山路上。小伙子穿的鞋子也是这么破，也是这么用绳子捆着，脚被乱石磨破，鲜血直往外渗。其实他的小车上就放着一双千层底的新布鞋，可他怎么也舍不得换上。到了部队，硬是把鞋交给了时任团长的他。这双鞋曾让全团指战员群情激奋，鼓舞他们英勇杀敌。将军深思，战争年代乡亲们一心一意为我们，今天我们该怎样报答他们？

颜伏将军特意走过去和马永贵老人打招呼，用手比画量了量他的鞋的大小，暗记心中。回家后他立刻让老伴拿出布票，派人到济南市的商店按尺寸买来一双新布鞋。第二天将军亲自把鞋送到山上，马大爷一穿，不大不小正合适。老大爷感动得不得了，咧着嘴笑，抹着泪哭，逢人便讲：“我穿上了一位好心的老军人送来的鞋，听说他是位司令，俺穿的这鞋可是‘司令鞋’。”

消息传遍了周边几个村，老百姓们都说解放军和咱们真是一家人。尽管乡亲们不知道“司令员”的官有多大，也不知道这位司令员就是当年在莱芜带领华野6纵48团勇猛出击、被誉为“特别能打仗”的那位团长，更不知道他正是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大功的炮兵第七师师长。可人们从马永贵大爷的讲述中，知道了司令员是个善良的好人，知道共产党的干部是爱民的好官。

羊倌与“司令鞋”的故事，成了军民血脉相依的一个印证，也化作歌颂颜伏将军高贵品格的一座丰碑。

退伍后，我把家安在哨所旁

■张继庭

讲述·老兵心路

从当兵那天起，我就把一生与哨所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34年前的冬天，我从河南鄢陵县入伍，来到了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阿黑吐拜克边防连。土墙砖房，木架哨楼，第一眼看到白桦林深处的简陋哨所，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一株株白桦树，虽然树叶落尽，但依然高耸挺拔。

“从今天起，我就是边防线上的一棵白桦！”踏进美丽的“桦林哨所”，我立下了这样的誓言。3年的军营时光转瞬即逝，退伍时我满心不舍。想到家里贫困的生活，回去就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嘴吃饭，我决定留下来。在军地领导的关心下，我被驻地兵团聘为职工，新家离哨所仅有几里远。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依然把自己看作哨所的编外战士，工作之余都会到边防线上转一圈，有了边情就跑去哨所报告。

有一年入夏不久，连续下了好几天大雨。我想起上次巡逻时，中哈26号界碑前略有松动的河堤，顿时心里一紧，连忙披了件雨衣，冒着瓢泼大雨夺门而出。赶到界碑一看，发现界河果然已经溃堤，洪水把河边的界碑都淹去了大半。我不敢有丝毫耽搁，转身向连队跑去。雨水把泥土路面淋得湿滑不堪，我连摔了好几个跟头，鞋子也跑丢了，拄着一根桦木树枝才支撑到哨所报告。因为报信及时，官兵和村民一起出动抗洪，奋战了一昼夜才修复了河堤。虽然有惊无险，但冒雨奔波了10多公里，我发了好几天的高烧，一周后才痊愈。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不知道送走了哨所的多少批老兵，但他们都拿我当哨所的一员。记得离开哨所不久，时任连队指导员的房学军找到我，递来一张老家拍来的电报，上面只有简单的三个字：“父病危”。我立刻让妻子去买车票，可她翻遍家里也没凑够车票钱。房学军见状，一声不吭地离开，晚上再来我家时，他带来了官兵的捐款318元。捧着那一堆零钞，我当时眼眶就红了。哨所官兵对我的情意，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这些年，不少战友联系我到外地打工多挣点钱，都被我婉言谢绝。虽然生活清淡，但住在哨所旁，和官兵朝夕相伴，我心里格外踏实和满足。

有一年冬天，我跟着官兵一起巡边。那时气温有零下30多摄氏度，我踏冰过河时左脚突然陷进了冰窟窿。官兵把我拖出来后，湿透的大头鞋迅速冻成了冰坨。带队的连长见状，脱下了自己的棉靴，不由分说地套在我脚上，他则换上了我的那双鞋完成了巡逻任务。那次巡逻我们两个都会记一辈子，因为巡逻结束后我和连长的脚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至今仍留有伤痕，但那也是战友情深的印记。

去年年初，随着习主席发布训令，全军掀起了实战实训的热潮，哨所也不例外。知道官兵执勤训练任务重，我和妻子找到连长，自愿承担起连队蔬菜大棚和猪舍的管理。连长想给我开工资，我当即拉下脸：“我也是连队的一分子，上不了战场，帮你们养养猪、种种菜咋了？”

眼见着没几年就要退休，去年回老家探亲时，母亲问我退休后的打算，我不假思索地说：“在边防住习惯了，老了也不想挪地方了。”

在我心里，我就想当一株边防线上的白桦，站立在哨所旁，和我的哨所、我的战友们，一起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

（整理：王子冰、杨 栋）

绘图：冯 柱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